



一之記四物風川山

國北滿春

譯木南 著爾蒂·威·溫艾

The American Seasons
NORTH WITH THE SPRING
BY EDWIN WAY TEALE

一之記四物風川山

國北滿春

譯木南著爾蒂・威・溫艾

版出社界世日今

NORTH WITH THE SPRING by Edwin Way Teale. A naturalist's record of a 17,000 mile journey with the North American spring. Photographs by the autho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Dodd, Mead & Company, New York. Copyright 1951 by Edwin Way Teal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2nd printing

September 1976

春滿北國——山川風物四記之一

艾溫·威·蒂爾著 南 木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

台灣總代理：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館前路59號

郵購劃撥帳戶 13294 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1087號

1976年9月2版

定價 HK\$5.00 台幣40元

封面設計：蔡浩泉

目錄

①	冬天	一
②	春天的起點	五
③	天上的春	十二
④	貝殼島	十六
⑤	奧岐緯比的黃昏	二五
⑥	鷹樹	三五
⑦	大灌木叢地帶	四〇
⑧	鑽石背響尾蛇	四五
⑨	浮島之湖	五五
⑩	林庚河	七〇
⑪	三角洲上空	八三
⑫	泥船	九三
⑬	蘇汪尼河上之春	一〇三
⑭	顫動的林木	一一二
⑮	屏障島	一二九
⑯	地下河	一三三

③④	③③	③②	③①	③①	②⑨	②⑧	②⑦	②⑥	②⑤	②④	②③	②②	②①	②①	①⑨	①⑧	①⑦
最長的一天	華盛頓峯巔	蒼翠的邊界	鶴鄉	風林	鬧市裏的自然學家	荒蕪的松原	蒙地賽羅的五月	悽愴沼澤	吃蟲植物	幼鰻歸來	開得山坳	垂直線式遷移	雲中一宿	山巔草地	百里鳴禽	幽谷瑤草	被毒害了的山林
二七	二六	二六	二五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七	二七	二五	一九	一八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四

一 冬 天

枯枝在灰黯的天幕上印上了黑色的圖案，沾污了的積雪溶解了又在結冰。我們向南行駛，落在後面的城市望去愈見蒼白。在那裏，在那空氣不夠流暢使人悶損的辦事室裏，人們越來越不耐煩了。梭羅所說的大多數人那種沉默絕望的特性，現在更形強烈。一年中最短也最長的二月逗留得太久了。冬天好像就賴在那裏不走。

在這當兒，要捱過冬天還得好些日子，你會想到——無論你是在辦事室裏，廚房裏或學校裏——要把冬天拋在後面，到遠遠的南邊去迎接春天，然後再跟着春天的芳踪，在鳥語花香草青樹綠裏向北漫遊嗎？這該是對冬天感到厭倦者的夢想。近十年來，妻和我就曾在做着這樣的夢，也在計劃着這樣做。

季節像潮汐般在大陸上漲落。春天從南邊馳過美國，平均每天大概十五英里。向山嶺馳上時每天大概一百英尺。它像一股奔流的水，向長長的河谷傾瀉，又漲上山坡。我們許多人都只看見春天來去

的一小段途程，就像住在河邊的人只看見一小段河流一樣。每年，春天從南面來了，圍繞着我們，跟着又向北捲去。我們看到春回大地的每一個步驟，看到春神遨遊美國時的一段小瑰異詭譎的里程。妻和我却夢想着要親自窺探一下春天向北奔馳的全程。

我們曾一再規劃路線，計算費用，記下應該攜帶的東西，但年復一年，人事的羈絆總使我們的夢想不能實現。而當我們這樣等待着時，世界變化了，我們的生活也隨之而變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些可怕的歲月裏，當我們唯一的兒子大衛在戰場上犧牲之後，我們就開始盼望跟着春踪北遊。

當我們把計劃向朋友們提及時，却發現他們也都懷着同樣的願望，想在鬱悶的冬天裏，把一切俗務都丟在後邊，趕到南方迎接春天，再跟着春踪北移。

我們的計劃是從春天開始上移到北美去的地方作為出發點，約莫在艾佛格來（Everglades）的奧歧緯比湖（Lake Okechobee）以南。在那裏，在南佛羅里達州高空層雲之下，在一望無盡的鋸草硬木叢中，春天正在蓄勢待發，春訊已有踪可尋。我們的車子將跟着春天的步伐曲折北進。過了佛羅里達半島之後，我們將沿着墨西哥灣到路易安西那那澤地，再折回到奧基分拿基沼澤（Okfenokee Swamp），然後跟着春踪越過大烟山（Great Smokies），橫過比得蒙高原（Piedmont Plateau），穿過澤西（Jersey）的松原到鱒角（Cape Cod）的尖端，又從新英格蘭的峯巒到蒼翠的加拿大邊境。我把一張美國的地圖分成許多區域，每區代表春天約莫一個星期的行程，也即是我們旅行的時間表。我們這次旅行和通常的不同，它包括一些一般的旅行者所不去的荒僻的地方。我們會去看春天怎樣降臨到沙丘和山潭，怎樣降臨到巖洞和地下河，到河口和無樹的平野。我們會跟着春天走過一萬七

千英里。我們將在二十三個州中眼見冬天消逝，象鳥歸來，野花重開。這將是一個長長的春天，從二月延長到六月。對於我來說，這次旅行是格外愉快的，因為我的旅伴，在和我過了多年的結婚生活之後，依然和我親洽無間。

終於，我們在二月十四日坐上黑色的別克牌車出發了，車裏塞滿作了記號的地圖，道路指南，觀察鳥類的望遠鏡，照像機以及裝訂得很結實的各種紀錄冊子。我們擠入前排座位，一如機師擠入將作飛行競賽的快速飛機的駕駛座位一樣，揮手向隣居道別。我開動了引擎，向南去和春天聚首。

我們離開時，長島正天寒地凍，紐約是個窗戶緊閉的世界。經過新澤西時，遠處寒林在烟靄中呈藍色。維基尼亞紅色而多轍迹的支路在棕色的岡巒間蜿蜒。南加羅來納松原的白沙連接喬治亞銅色的泥土。一路上，我們看見西班牙苔接替了檉寄生，而南佛羅里達柏沼上的氣生植物又接替了西班牙苔。我們南下直到艾佛格來的大邁絲米山徑（Tamiami Trail）南面，靠近墨西哥灣上的萬島（Ten Thousand Islands）。在這裏，我們到了準備跟着春天北上的起點。

二 春天的起點

小路滿是窪洞，上面枝柯交蔭，形成了一條細長的綠色隧道，我們在這裏經過時間到了烟味。這是在大邁亞米山徑以南，我們正小心地在一處沼澤地帶向北行駛。烟味使我們感到不安。迎面而來的空氣沾染有藍的色素，火燒的辛辣味越來越濃厚。我們驚覺着，但還未看見火光或聽見燃燒的聲音。我看看乃麗。乃麗看路的兩旁——一邊是泥濘的低地，一邊是淹滿了的濠溝。我們的車子所行駛着的硬路沒有可以轉彎的地方。我們只有前進或倒退。

「讓我們再往前走一會，」妻說。

快到綠色隧道的末端時我停下來了。我們側耳而聽，在前面的什麼地方的確隱隱有燃燒的吹呼爆裂聲，但仍看不見火。我把車開入樹叢底下去，於是發現在棕藍色的烟層下，火浪正一陣陣從右面的空地捲來，火頭觸及較高的枝葉時便燒得更亮，燒着棕櫚枯了的扇狀葉時更冲上半空。看看火勢已捲到我們前面的路，並正向我們燒來。但火舌只吞噬着路床的邊緣。

我們決定了從還沒有着火的一邊衝過去。捲閉了車窗，我們儘那條破路所能容許的直往前衝。這時一陣大火浪正漫捲過來，車裏的熱度突然增高。當火舌觸及一棵十五尺高、滿掛着乾枯了的扇狀葉的棕櫚時，一股烈焰從下邊直衝樹梢，枯葉被火勢裂成着火的碎片，飛到高處，再像爆開了的爆竹落在我們週遭。跟着我們把火拋在後頭，開進了一個焦黑了、還在冒烟的、沒有了生命的帶地。

二月南佛羅里達的艾佛格來，無論我們到那裏都可以碰到火。有一天，我們會指數週遭共有九根冒入天空的大烟柱。另一次，在大邁亞米山徑更南的地方，我們會碰到一片約莫一英里長的積雲，這是空中僅有的一塊，是由地面野火的熱氣上升而成的。這塊人造的菌狀雲上面是乳白色的，下面則是水蒸氣和烟所混成的藍褐色。

世紀前那個花五千萬美元而考慮欠週的排水計劃，使艾佛格來各處林中草地排水量不夠，水災不斷發生。離艾佛格來很遠的基維斯（Key West），由於自前者吹來的烟霧，其能見度有時也只達二英里。

南佛羅里達的冬天是旱季，春天才是雨季。在冬天的最後幾個星期，春雨未到以前，艾佛格來的水量到了最低點。泥炭和草都最乾枯，野火最常見。夜裏的火和白天的烟柱，這些就是我們所見到的冬天已殘春天漸近的最早和最壯觀的景象。

但也還有其他的徵兆。一天下午，在奧卓比（Ochopee）以東十多英里的地方，我們看見千萬成羣白胸的樹燕在鋸草原上翻飛，倏時掠地，倏時騰空，不斷的迴翔，一面捕食昆蟲，一面向北移動。飛得最高的樹燕，肉眼望去，就像常見的蒼蠅那麼大。從望遠鏡裏，我們可以看見在艾佛格來左右的

上空都有樹燕所形成的雲，不斷的在移動，有時翻高，有時低降，一會兒擴大，一會兒縮小。

這些樹燕，許多也許都是在一天前從古巴或佛羅里達州外的低島渡海飛來的。現在到處聽到它們清脆的叫聲。在我們前頭不遠，路旁的濠溝有一段不被水風信子所掩蓋着的，成千的樹燕都在載飛載飲。它們像風飄的雨點般斜掠到水面，飲了一口水。每當它們飛起迴翔再掠下飲水時，陽光都照射到它們雪白的翼下。我們的車子經過時，它們都這樣在一望無際的空中上下翻騰，任意迴旋飛翔。

在我們南行時，也曾碰到其他的鳥羣。候鳥還鄉的順次也正和野花開放的順次一樣，是固定不變的。每年春天，鳥羣都依次遷移。長尾鳧是最早北歸的水禽之一，青鳥和紅翼鵝在鳴禽中領先，而知更雀則無論在一年之中或一天之中都是活動得最早的。但我們所碰到北歸的鳥羣還只像是微波初動而已，不久之後，它們就會像潮浪一樣澎湃而過了。

在南加羅來納，到處都可以看見在那裏過冬的青鳥，差不多每一根傾斜了的電話線上都有。它們端正地坐在那上面，遠看有點彎腰曲背的樣子，當我們的車子馳過時便突然躍起飛去。在近喬治亞州的維克羅斯的時候，我們碰到許多紅翼鵝。我們會離開大路，進入旁道。當我們到達一處低濕的林地時，突覺鳥聲盈耳。所有的樹都是這種鳥，枝條間萬千成羣，充滿了移居季節的熱鬧。它們不斷地飛騰跳躍，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噪聲。十多英里以後，我們又碰到另一大羣在那裏渡過冬天的紅翼鵝，它們散處在近日為雨水所淹蓋的田野上。

進入佛羅里達州界以後，我們便開始碰到知更雀羣。那天一整天，當我們冒着大雨沿佛羅里達半島西邊南下的時候，一路上看見很多的知更雀，有的在飛，有的在休息，有的在草地上走動，有的羣

集在長着棕櫚的燒焦了的曠地上。走了好幾英里，都有知更雀在前後左右。它們的數量看看減少下去了，但不一會却又增加起來。這些千千萬萬的紅胸小鳥在墨西哥灣上過冬的日子已快要結束了，它們不久就會向北飛去。

從一種鳥羣看到另一種鳥羣，我們就好像是在參觀一種遊行：許多不同的隊伍，都在旁街集結，等候按指定的時間參加行列。一切受春天影响的東西，都有它的時節。花鳥蟲蛙的順次出現和星辰出現的規律同樣準確。假如你在仲春的時候乘火車北行，而又有興趣傾聽來自沼澤的青蛙和蟾蜍的鳴聲，你就會發覺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你好像覺得時間是在倒退。你越向北行，春意越薄。你開始聽到的是仲春時節熱鬧的交鳴，漸漸地，你聽到的反是初春疏落的試唱了。和正常的次序剛好相反。

在那些春回大地以前的日子裏，每天早上，天還沒有亮，漁船正開動引擎向墨西哥灣上萬島出發時，我們便醒過來了。晨光一現，紅腹的啄木鳥便在我們窗外的棕林裏催人起身。當我們步出門外時，清晨的清香氣息撲面而來。從北到南，從冬天到亞熱帶的氣候，對這種轉變感覺最靈的是我們嗅覺。在北部的各州，冬天在嗅覺上是一種沙漠。春天的氣息帶來強烈的對照。在艾佛格來這裏，春天接連秋天，有時春秋混在一起，沒有冬天。生命和生長的氣息是永不消失的。

春秋兩個季節混合在一起是這個區域最顯著的特色。秋花可以在春天開，春花也可以在秋天開。鳳尾草葉的舒展，在北國常見之於冬天，在這裏却在秋天。十二月裏，夏天的花和春天的花常常是連袂開放。

一路上，我們見到紫苑和薊，這一類的花是使人聯想起北國深秋沙塵漫漫的草原的。在近艾佛格

來一處較高的田地，我們聽到無數的蟋蟀在作初秋的鳴奏。才是二月，我們已見過淡紫、紅色，色澤鮮美的草在結子。在大邁亞米山徑上着花的秋麒麟草把我們帶回到去年的秋天。幾步以外，在排水渠棕色的水上，水風信子已招展着早春的淡紫色的花朵。在這個石灰卵石構成的濶、淺和傾斜的盪形地上，季節是不定的。

沒有人知道春天從什麼地方開始。春天不像賽跑者有一個起點。大概是在艾佛格來的多水的荒野，在奧歧綽比湖以南，春天形成了，蓬勃了，蔓延開來了；在向北伸展時，步伐越來越有力，色調越來越鮮明。在這裏，在美國的南端，春天的來臨並不突然，不像有些新英格蘭山谷那樣，剎那之間便開滿了罌粟科和毛茛科植物的花。在這裏，時令的遞嬗是緩慢的，季節的擺子擺得慢，擺動的弧形線也不那麼長。

二月二十二日，我們在不合時令的寒意中醒來。這天大風雪橫掃北部諸州，寒氣南侵到北佛羅里達，甚至在這半島的南端，也冷得人覺得很不舒服。早餐時我們談到了家裏的幾隻貓，不知道它們在大風雪時怎樣渡過。我們把它們安置在車房裏，並曾請隔隣凡里提夫婦代為餵食。不過，幾天後我們就接到凡里提夫人的信，才知道我們大可不必耽心。凡里提夫人說，我們出門後的第二天，她便把貓兒們移到她家裏去養。大風雪時，它們都受到暖被和熱氣的照顧。

就在這寒冷的，華盛頓的認辰這一天，我們橫越艾佛格來而到了邁亞米的近郊。向北一望，鋸草連接天邊。全世界再找不到第二個像在艾佛格來這樣的鋸草之海。這種我們管它叫草，而有着銳利的邊緣的蘆葦，是我們這地球上早期的植物之一。艾佛格來既深且黑的泥巴就是鋸草腐解了的產物。沒

有其他的植物能夠像鋸草這樣快的化成泥炭。沿着大邁亞米山徑，它長得很密，擠滿了兩邊的濠溝。那裏，秧鷄上下擺動它的小尾巴，美國蛇鳥在游着，只露出它蛇樣的頸，驚鷺盤旋空中，窺伺魚類，在深棕色的水上投下白影。

後來我們隨意而行，穿過大柏澤（Big Cypress Swamp），到深湖（Deep Lake）以及一個名字有如紅翼鵝叫聲的市鎮伊摩加里（Immokalee）。在這裏，柏樹的新葉所蔚成的一片淺綠的烟靄和氣生植物絳紅的舌頭都是春天已近的最早的標誌。柏是這個地區內唯一在冬天落葉的樹。樹上的氣生波羅——至少是部份地賴空氣中的灰塵爲生——如此其多，以至我們所看見的柏叢都像佈滿了鳥巢的鳥羣聚居地。每一顆氣生波羅都自成一個世界，其中有着極多的微小的生物。我們所見的二月氣生植物鮮江的舌頭，一般人以爲是它的花，其實不是。那只是保護新芽的葉苞。到了春末和夏初，這些新芽就會綻成細長的紫藍色的花。

這些東西——柏樹蔚成的綠靄，燕子在鋸草原上翻飛，地平上處處烟柱，氣生植物吐出鮮紅的葉苞——都是我們在艾佛格來的邊緣所見到的春天最早的徵候。

每天薄暮，我們都看着週遭的平地夜色裏沉下去；每天晚上，我們都看到星星出現，明亮而低懸，點綴着太空，直到天邊。在柏叢的綠靄和如雲的飛燕而外，我們還可以加上星星的移動作爲春天降臨的信號。整個太陽系的星雲，行星和其他的星都在爲春天作安排。太陽一天天地升得更高，星羣一夜夜地現得更密。遠遠的事物也在爲季節催生。

三 天上的春

我書桌下邊的抽屜裏有一個小信封，信封上標着「星塵」兩個字，裏面是一些從一顆隕星墜下的地方所收集的塵碎。是一位朋友送給我的。有時我也讓這些曾白熱地在天上流射的物體在指頭間溜過，一時彷彿接觸到無窮無盡的太空。當我們在注視着艾佛格來上空的星座慢慢地轉移時，我便記起那個小信封裏的星塵。

在那些星座之下，我們也同樣有一種與外太空很接近的情緒。對於迢迢天外的象太陽和衆行星都有了一種平時少有的親切之感。平時我們對天上的繁星總不免肅然起敬，但這裏的星的移動却使我們深感興趣。它們是春天這齣戲裏的重要腳色。因為季節是從天空開始的。

地球是給繫在一條九千多萬英里長的無形的帶子的一端，終年繞着太陽打圈子，自己又在一根傾斜的軸線上旋轉不已。這根軸線，就是季節變換的秘密之所在。要是這根軸線不是一邊傾斜二十三度半，而是上下扯直了，那麼，地球所面向太陽的部份便會終年不變，因而也就不會有春夏秋冬。終年

不變，太陽的光線便會直接射在赤道上。那時，地球上可以有不同的氣候，却不會有不同季節。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一年十二個月中，季節始終一樣。

在環繞太陽的一年中，地球的傾斜度始終不變，傾斜的方向也不變。使地球上有的季節是地球對太陽位置的不斷轉換。軸線的上端也即北端，在夏天時偏向太陽，在冬天時則偏離。而，在它由偏離的位置轉到偏向的位置的環繞運行中，漸次出現的中間階段便是春和秋。

每年冬春之交有一個極準確的界線，通常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在這一天一個一定的分秒間，太陽到達了想像中的與地上赤道線並行的天上赤道線。當太陽的正中越過這條線時，季節便正式變換。這便是昔時的天文學家之所謂春分。這時太陽的光線直射在赤道線上，而地球上任何角落的晝夜一樣長。從這時起，北半球的夜便越來越短，而白晝的兩頭都越延越長，直到春盡夏來為止。夏至通常是在六月二十一日。

就地球來說，太陽這時已到了最北的地方，在最北的地方起落。在夏至這天二十四小時之內，太陽在北極所投射下的熱量，比在赤道上的還要多五分之一。當春天轉變為夏天時，有一個時候「太陽在天上停定了」，然後再開始南轉。就在春分與夏至之間，北半球經歷了春季迅速的變化。

雖然春天還得在幾個星期之後才正式開始，但我們已可以從艾佛格來的天空窺見春踪。獵人星座從東面起來得更早。暮色顯得長久些。太陽經天的弧形線更高，陽光的角度越來越不偏斜，我們在正午時的影子也變得短些了。在冬天的那些日子裏，當我們的北半球偏離太陽的時候，陽光對它只是側射。現在以及整個的春季，陽光照射的角度都變得更直了。地球上所受太陽熱量的多寡，全視陽光照